

600年前

以郑和为首的中国船队
首次驶入大西洋

我们

纵横四海

600年后

几位中国青年
再次扬帆远航
去实现中国人
首次帆船环球航行的梦想

中国人首次帆船环球航行

贝松◎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我们纵横四海

中国人首次帆船环球航行

NAVIGATION LOG

贝松◎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纵横四海=中国人首次帆船环球航行/贝松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2

ISBN 978-7-5039-4199-3

I.我… II.贝…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2138 号

我们纵横四海

作 者 贝 松

责任编辑 陶 玮

装帧设计 弘文馆·李道娥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990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199-3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中国帆船航海爱好者深圳宣言》

今天,我们作为中国帆船航海运动的爱好者和拥护者,在深圳浪骑游艇会,发起此次航海爱好者论坛,并郑重宣言:

我们将把对帆船航海运动的共同爱好与志趣,本着“健康、积极、友谊、团结、勇敢、信任”的宗旨,转化成关注和推动中国帆船航海事业发展的力量,为该事业的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我们将坚持诚信自律的原则,倡导和尊重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主张和欢迎更多对帆船航海事业感兴趣的朋友的加入,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我们将坚持维护中国帆船航海爱好者的共同愿望和利益,勇于追求和探索先进有益的方法和挑战,把促进中国帆船航海事业的发展作为己任。

我们愿努力加强中国帆船航海爱好者论坛的建设,加强集体对话,团结互助,推进和帆船航海事业发展相关的各种交流与合作,共同妥善处理可能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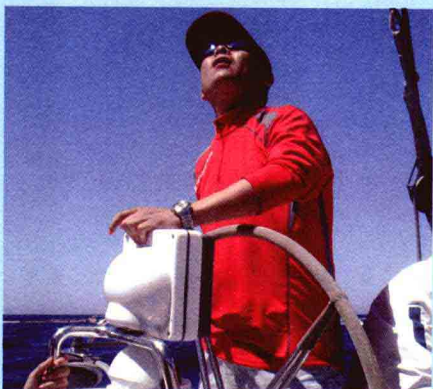
我们认为,建立中国帆船航海爱好者论坛,是中国帆船航海爱好者的共同愿望和自主选择,符合大家的期望和利益,有利于加强中国帆船航海爱好者的联系和合作,有利于促进中国帆船航海事业的和谐快速发展。

我们的相遇,是为了携手出发;我们的相聚,是为了共享帆的速度和力量。

今天,从这里开始,让我们把爱、把梦想、把光荣团结起来,把帆、把海洋、把勇敢追逐的艰难和快乐团结起来,迎接帆船航海的挑战 and 乐趣!

“纵横四海”环球航行船员介绍

“我喜欢风雨,它有一种令我冷静的美妙,但这并不影响我在晴朗的天空下,当每个人都因为明媚而微笑时,也一样微笑;就像我不排斥走很远很曲折的路去做一件事,虽然也许有人认为,所谓捷径或者坦途就在更近的地方。”



——王滨

王滨 船长,朋友们都喜欢叫他“滨哥”,最初是一名优秀警察的他,曾投身IT业,是一位出色的职业经理人,有出色的业绩。“纵横四海”远航中,王滨同其他队友一同经历了大西洋的波澜壮阔、红海的突遭沙尘暴、命悬一线的滔天风浪、也门附近无油无补给的困窘、台风“麦莎”和“珊瑚”的夹击,并在地中海上度过了特殊而难忘的生日。这一切,既让滨哥经历了种种死亡的威胁、生命的思索与考验,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海洋的魅力、勇于探索的乐趣、同舟共济的力量与感动。东半球之旅成功归航后,王滨将这些收获与感受,创作成《纵横四海》、《那一刻》等歌曲,并亲自完成演唱。

“比起高尔夫,我发现了另一个自我,发现了一个可以去忘我探寻的世界——帆船御风前行的畅快、惊险刺激会激荡出男人的野性,一叶孤舟在狂风肆虐的大洋中奋力前行也有一种残酷的诱惑。”

——罗昭行



罗昭行 人称老罗,是“纵横四海”活动的发起人及策划人。90年代初老罗武大毕业后来到深圳打拼,现为深圳市易讯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经过专业教练训练及若干帆船场地赛后,老罗逐渐萌生了“纵横四海”的设想,并借法国定购“骑士”号双体帆船之机,与几位同伴一同将“纵横四海”法国-中国洲际远航活动付诸实施。

“在海上,一艘插着国旗的帆船就是一片流动的国土,船员们将中国的身影带到了所经过的每一片海、每一片土地,让当地人民记住曾有只中国帆船来过这里!”

——路继红

路继红 船员们都亲切地叫他老路,当过警察的老路,第一眼就给人威武正气的印象。老路自 03 年底开始接触帆船运动,在之后数次的帆船场地赛中积累了不少航海经验,渴望能驶向更广阔的水域。“纵横四海”活动伊始,出于共同对航海的热爱,老路便举双手赞成,与大家一起出谋划策,并参加每周的航海训练。在遭遇红海沙尘暴、地中海龙卷风后,老路感慨此程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操纵着一叶风帆在汹涌的波浪中滑行,感受着那份惊险刺激,或者驾着帆船在平静的水面上行驶,偶尔闭上眼睛感受徐徐海风的那份惬意,正是帆船运动的魅力所在。”

——阿东

东庆 阿东,毕业于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美术作品曾获得过深圳市的一等奖,现在有自己的设计工作室。曾经他最热爱的是足球,每周参加比赛从不间断,现在足球已经被帆船的爱好超越,他经常整整一周呆在大亚湾海边训练。出生在内地西安,海对于阿东一直是个既遥远又神秘的东西,在西北过去的喜筵上,总是会上一道鱼,但是这个鱼却是木头做的。直到十几年前来到深圳,他才开始对融入大海有了渴望。



“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和兄弟们远洋,认识更多异国的帆友,尽管语言不通,但共同的爱好让我们彼此吸引”

——陈广宇

陈广宇 外号阿水,从商多年,从小生活在沿海地区,看惯帆来船往,能自己扬帆纵横四海一直是他心中的梦想。经受了晕船、风浪、高温、疾病、海盗等各种考验,一路走来,阿水与其他船员一同经历无数风浪,在多个港口创造了第一次有中国帆船停靠的记录。经过严酷航行考验后,阿水更坚定了爱海的心,希望可以走更远的路。





“男人就该远航四海,帆船环球航行成就了我的梦想。”

——李进

李进 毕业于体育院校,从事田径运动多年,曾接受十项全能训练。原本就是运动员的他疯狂地爱上了帆船运动,积极参加训练,梦想着自己能乘帆远航。归航后的李进,脸上的伤疤清晰可见。



“在都市,我经常思考,要如何生活下去;在海上,我无暇思考,我要先生存下去。”

——卢帆

卢帆 他更愿意别人称呼他麦克 Michael,严格说来 Michael 并不是水手,除了在深圳的大鹏湾海域享受过几次帆船乘风破浪带来的欢娱,Michael 几乎从没想过远洋航海。会随同大家行走西西里至厄立特里亚的阿萨布航段,是因为他通晓四国语言,Michael 在希腊、埃及、也门各港口利用他的语言才能为大家省却了不少麻烦。

孤帆远影无尽时

曹国伟

对于每一位中国人而言,海洋的意义不同寻常。那片蔚蓝色的海洋曾经让我们向往,也曾让我们充满泪光。它曾送出过郑和西去的辉煌,也埋葬过北洋舰队没落的悲伤。

因此,在2005年,郑和下西洋整整六百年后,当以王滨为首的数位中国青年扬帆远航,去实现中国人的首次帆船环球航行时,我激动不已。因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当代中国青年人的技术水平、经济实力、自我挑战的渴望和胸怀世界的梦想,而这些曾是只属于西方世界的代名词。

我们从此不再只能看着电视,羡慕而惊奇地看着西方人一次又一次地横跨海洋。终于从这一次开始,我们也能从全球各类媒体上,看到“新浪全球通号”扬帆航行世界的报道。

2005年,从法国的拉罗谢尔港出发,穿越东半球到达深圳。2006年,从法国戛纳出发,穿越西半球,驶回青岛。两年之中,从东从西,7位中国青年成功地在海洋中划出两道靓丽的弧线,实现了中国人第一次驾驶帆船对世界的拥抱。

这次航行没有郑和时代的气势磅礴,但仍然会载入史册。因为他们创造了中国航海的历史,因为他们通过对自我的挑战和对大海的热爱,让一个重新充满活力的国家在世界面前变得如此鲜活。

感谢王滨和他的兄弟们在艰苦的航海途中如此生动地为我们记录下了种种见闻和感受。在其中,我们看到了死亡的威胁,看到了对生命的思索与考验,也一同和他们分享着海洋的魅力、勇于探索的乐趣和同舟共济的感动。他们的记录也让海洋和对海洋的挑战历程在我们的眼中变得鲜活。

帆船航行的动力的不仅来自于海风,更来自航行者内心的目标。对于心怀梦想的人来说,一段旅程结束只意味着新的旅程即将开始。西出阳关有故人,孤帆远影无尽时。我期待着王滨和他的朋友们能为我们带来更多中国人的海上故事,更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发更多人挑战极限实现梦想的勇气。

2006年12月23日晚上18点,“欢迎环球勇士载誉归来暨中国航海精英座谈会”于深圳浪骑游艇会隆重召开,会上,除了环球航海归来的勇士王滨、罗昭行、路继红、东庆、陈广宇外,中国帆船界的其他精英人士也悉数到场。包括青岛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帆船帆板协会常务副主席王宝琪先生、我国唯一一艘以城市命名的来自我国帆船之都青岛的“青岛号”帆船船长郭川先生、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副主席、青岛帆船帆板协会顾问代志强先生、华人帆船界的精英庞辉先生、“蜂鸟号”的船长吴轶先生、邱建民先生、厦门顽石帆船俱乐部的船长魏军先生等等。在会上,众位中国帆船航海的爱好者们本着诚信、自律的原则,签署了《中国帆船航海爱好者深圳宣言》,呼吁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帆船运动、关注中国的航海事业。

向着那片蔚蓝出发

王滨

I. 等候大西洋

2006年3月25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喜欢注视和亲近海洋。

面对海洋,我的心里总会升腾出一些广阔的愿望,和一种神秘的勇气。

我迷恋这种感觉。

让我安详又激动,简单又丰厚,静默又猛烈,平实又殷实。

让我在生命的一角真实快乐。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是亲水的孩子。

在我生长的故乡小城,有两道美丽的江水穿城而流。

少年时代,每天放学后,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总是喜欢舍近求远地绕道江边。

我们在江边看各种船只,摆渡的木筏,捕捞的渔船,有马达的机械船。最气派的是那种当时看来觉得庞然大货轮,据说是为两江沿岸的酒厂、化工厂、起重机厂运输各种工业材料的。它有很响的汽笛,像传说中英雄吹响的号角,前行时在船尾噼噼啪啪地拍打出白色的水花。

那时候,自行车还是奢侈的交通工具,火车听起来离我们更加遥远。只有船对我们来说是最亲切真实的。

每逢夏天多雨时节,两江的水面会漫过浅石滩,直抵江岸葱翠的桂圆林。坝上的桂圆树都有几百年的树龄,树干高大,每一棵的形状都奇特如画。大多数树干从接近根部起就分了枝杈,兀自成系地粗壮生长。我们虽然个子还小,却很轻松地就能踩上某节最矮的树杈,把书包挂上树枝,然后脱光了跳到江里游个痛快。

通常游完泳从江边回家的路上,我们会撒欢地比赛奔跑。因为这样一来,到家的时候,我们

的皮肤上就会布满汗水,父母就不会看出江水风干后留下的印记,不知道我们曾偷偷去过江里。那是我们的小秘密。

中学毕业后,最好的朋友要离开小城,去外地读书。离别前,我们的个子已经长到不用再踩着树杈去挂书包了。我们仍然喜欢去江边。更多的时候,顺着江水的方向我们眺望远方,想象它的源头或者尽头,想象我们的未来。

那年,我们开始关心长江漂流队的故事,想象着如果我们漂流在激流或者险滩,想象着如果我们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

我们在那个夏天,用一叶竹筏和两天三夜,试着漂流了两江之中的长江支流沱江。

那是在真正接触海洋之前,和自然界的水系最亲密的一次接触。

后来我读了警校。暑假坐火车去看姐姐,第一次去北方沿海的城市。

下火车第一件事,是迫不及待地要去海边。冒雨步行几公里,一路幻想,终于踏上沙滩时已是傍晚。天空黑沉沉的,雨水黑沉沉的,天地间满眼都是黑灰的颜色,分不清大海的方向和颜色。直到潮水漫过脚面,依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风大片地撒过,像网一样冷冷地扯在身体上,袭来陌生而开阔的气味。我弯腰抱起脚下涌来的浪,舔出咸咸的味道。

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关于海的记忆。

然后有一年,电视里开始放一部外国连续剧,第一次把我的想象彻底带出小城的两江流域,带出中国,带向很远的地方。

那年我认真地关注过一片蓝色,它在地图上蓝得像大块的水晶,与另一大块蓝色的水晶被许许多多五颜六色相隔在距大公鸡形状的中国非常遥远的地球那侧。

电视剧的名字叫《大西洋底来的人》,男主角好像叫麦克。麦克戴很酷的蛤蟆镜,可以像鱼一样在海里长时间不换气,游泳的时候把双臂紧贴在身体两侧,只用头和身体及并拢的双腿摆动前行。

那年,很多时尚青年开始戴蛤蟆镜。而我学会说一句话:我是一根从大西洋飘来的木头。

1996年,这根木头飘到中国的南方沿海,和少年时代一起沿江眺望远方、顺江漂流的好友重逢。

2000年,这根木头学会了像麦克一样地在海里“游泳”,并且得知那叫潜水。

2003年,这根木头爱上了临风展开一叶孤帆徜徉在大海中央。

2006年,这根木头从中国的南海,第一次“飘回”大西洋。

很多年后,打开拥有的厚重回忆,我始终无法清晰说出,在漂泊岁月开始的最初,是什么让我有了那种冲动和力量,从当年曾风光一时的警察岗位上离开,从熟悉和安宁的家乡离开,走到远方。

那个后来我生活和工作了许多年的南方城市,在当年,在即使已经踏上离开家乡的列车,我仍然对它几乎一无所知,只曾听说它就在离大海最近的地方。

很多年后,我也常常在判断,关于人生最初的转折,不知道那片海算不算潜意识里曾吸引我

的一个理由,那种面对未知的莽撞,甚至常常让我回想起时感觉不安。

很多年后,当我一次又一次漂浮在大海中央,一次又一次面对茫茫未知随波逐流,或顺风或逆风,或迷失方向或看清方向,我开始相信,有一种冲涌在血液深处的意识,从很久以前开始到很久以后,都在召唤我的人生。

II.你好,大西洋

2006年5月14日——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座沉默的活火山。

身体里流淌着某种血液,会在某个时刻把自己烧得灼热。

但是不一定所有人都看得见,听得懂。

我喜欢风雨,它有一种令我冷静的美妙。

这并不影响我在晴朗的天空下,当每个人都因为明媚而微笑时,也一样微笑。

就像我不排斥走很远很周折的路,去做一件事。

虽然也许有人认为,所谓的捷径或者坦途就在更近的地方。

2006年3月中旬,去法国南特船厂选船那天傍晚,我来到大西洋岸边。

正逢涨潮时刻,风从东北方向吹向海面。

海水卷出齐人高的潮汐,一轮一轮扑向岸边,当空被风齐刷刷拦住,迎面拍回来路,再与下一重铺卷而来的浪头相撞,发出错落起伏的巨大轰鸣。

那一刻,我像一颗沙砾置身在海天之间,连日奔波的疲惫和心里的诸多烦扰,在惊涛拍岸溅起的浪花里,轻易地被洗礼和卸落在沙滩上。

那一刻,我感觉仿佛追寻了很多年来到这里,心随着磅礴的海面,从长长的过去到长长的未来,通透宽阔地舒展开来。

那一刻,面对浩瀚大洋,我在心中默念:大西洋,我很快就会再回来。

2006年5月,我如约前来,开始了生命中第二次洲际航海。

5月26日,从法南小镇尼斯接“全球通新浪号”帆船动身,我们前往意大利马约卡港,进行全船发电机及卫星通信设备的最后安装检修,计划用时六天,由帕尔马经地中海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直抵大西洋。

动身当天,地中海的海面撒满金色的阳光,送来好风鼓满船帆,完美的速度好像我们迫切的渴望,疾速飞奔。

然而,渴望沿地中海一路向西,我们却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遥望着通往大西洋的海面,迟迟徘徊在曲折的去路。

在帕尔玛岛,驶往大西洋深处前最后一道船体设备整修将在此完工。而我们也见识了在中

国难得一见的“绅士+隐士”型劳动。

欧洲的工人们,似乎习惯了不仅在生活中,更在工作中保持最慢条斯理的优雅,以最温柔的速度和效率,以柔克刚地消磨完你最后的耐性。每天日头挪到影子快缩成原点以前,或下午茶时钟一旦敲响以后,几乎从不可能发现他们出现在工作现场的蛛丝马迹。尽管船员们常常亲自动手,以惊人的工作效率,包揽下除技术细节以外力所能及的工序。只可惜,区区榜样的力量,太难影响欧洲人几百年来习惯的闲散与固执的骄傲。

如此节奏的设备整修,耗费了我们整整 10 天的宝贵时间。

好不容易终于整装告别了帕尔马,驶入公海当天,便遭遇地中海这个季节罕见的大浪。次日凌晨,东经 1 度 7 分,北纬 38 度 12 分,我们的所有注意力正悉数应对风暴时,“全球通新浪号”帆船的全部航仪突告失灵。对于飓风骇浪,虽然并不全然能够预计,但我们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然而面对前所未有的全船航仪的瞬间失灵,并且在航程才驶入公海之初,海天之间,飘摇的不仅仅是风雨中羸弱单薄的孤帆,迷茫的也不只是海面上毫无参照物的行驶方向。我们的满腔信心和清晰的志向,也在船身的剧烈颠簸和原地打转中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紧急的设备自检没能查明故障原因,必须用最短的时间寻找停靠目标。失去一切导航、监控和电力设备的辅助,只能靠随身携带的罗盘辨别方向,根据常识及海图作人工导航,轮番手工掌舵及控帆。随船通讯设备仅存的电量不允许我们和外界作频繁的联系。事实上,这样的联系根本也是徒劳无益的。

在盲航中,没有人知道,迎接我们的将会是什么。甚至也许将没有人会知道,在我们身上曾发生过什么。

就在临近大西洋的门前,我们一奔跑仿佛就能听见它的呼唤,却不得不迷途而退。

虽然海面上始终大雨倾盆,乌云密布,天色难以看出变化,我们仍感觉到时光的艰难交替,感觉到黑夜从我们面前经过,又一次即将来临。

7 个小时后,东风终于骤减。有海鸥快速地掠过我们湿漉漉的头顶,并且盘绕,发出低沉的叫声。这让我们开始有理由相信,对方向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6、7 月份,这种鸟类正值繁殖期,很少远离它们的栖息地。因此,陆地离我们一定并不遥远了。

在第二个黑夜彻底来临前,我们终于避靠了 Ibiza 岛,查明事故原因是海水从未关紧的窗户缝隙渗进尾舱,腐蚀了导航仪的中央处理系统,导致整个设备瘫痪。

长时间的高度紧张后,所有的船员极尽疲惫。他们像中世纪的水手,体验了在最原始条件下的生存和搏击,揣着跨世纪的遥远的梦,沉沉睡去。

深夜徘徊在码头,我遥望大西洋的方向,想像诗人一样,在黑夜里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我们远涉重洋追随的梦,仿佛已近在眼前并不遥远。究竟需要怎样的热情、力量和勇气去实现?

几天后,顶着出发时的大风再起,我们第三次“起航”。

离心似箭,仿佛已经对大西洋空许了一个耽置太久的承诺,要赶快把内心的愧疚弥补回来。

次日晚八点,帆船终于穿过交通繁忙的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航段。

这一番长长的周折,这一程缓慢艰难的盼望,我不知道,是大西洋迎接我们的礼物还是考验。

有时候,海洋的汹涌跌宕确实也让我心生恐惧,海洋的广阔变幻着实让人类自觉渺小。但是身在其中,它却让我比任何时候都生出更贲张的力量,和更澎湃的向往。

无论是礼物或是考验,我都心存盛大的感激。

它为我们的将酬壮志上了重要的一课。

大西洋,我们终于来了。

III.走过大西洋

2006年7月10日——

我们用延绵的足迹泼墨出生命的长卷。

有些笔画清浅。

有些笔画浓重。

有些笔画或短促或忧伤。

有些笔画或坚挺或道劲。

进入大西洋行将停靠的第一站港口城市,是卡萨布兰卡。

这是一个曾让我充满好奇和期待的城市。很多年前,一部二战题材的爱情影片让许多人得知它的名字,一并那首流传至今的经典老歌。

也许电影艺术的魅力之一,就是把永恒与最美定格,任由时光流逝,人随境迁,你尽可以相信,它们和烙印在你心里的最初永无二致,不会更改。唯美的情节,动人的画面,忧伤的旋律,一经想起,最初最纯澈的感动便温暖地浮向茫茫大西洋的那个方向。

驶出直布罗陀海峡,经过四天的漂流,我们终于靠近了这座谱写过美妙淳朴故事的北非小城。

一点点靠近地平线的时候,岸上许多清真式样的白色小楼渐渐清晰起来。感觉似乎和想象中弥漫咖啡、伏尔加酒和烟草香味的西式小屋,有那么一些不同。

和想象中不同的,却不仅仅是这第一眼所见的印象。

抛锚码头后,在这座满口清真教义的小城边缘,我们处处被刁难、勒索,入境手续迟迟办不下来,最终不被允许进入城区。第二天,由于购买供给时继续遭到勒索,我们愤而拒绝和当地人交涉,打算尽快离开。

一座曾有着动人传说和美妙名字的,曾让我们充满温暖想象和被打动的城市,就这样回绝了我们虔诚的造访,向世人露出它美丽外衣下的昭彰陋痕。

大西洋终于对我们展开了它的博大深厚,却在翻开的第一页上留下了有些凝重的墨迹。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临离开小城码头前,一艘相邻停靠的立陶宛商船的大副突然来到我们船上,用

并不娴熟的英语迫切地表达,他们目睹了我们的遭遇,希望主动帮助我们装满船上的日用淡水,并赠送他们随船携带的饮用矿泉水。

卡萨布兰卡,留给我们意外的感动,竟然来自码头上—艘异国的经停船只。

在对某种圣洁外表下错综人性叹息的同时,我们欣慰地获得了源于国际革命友谊的温暖,“因为你们是中国入,中国人很友好,所以我们要把水送给你们。”

也许这真是一个令人安慰的结局——当告别这座魂牵多年的北非小城,当为这座小城带来好听名字的那些白色房子(“卡萨布兰卡”在当地语言中是“白房子”的意思)在我们的视线中渐渐模糊,当再次哼起那首浪漫经典的老歌,当继续缓缓驶向大西洋深处的时候,我们心中带走的依然是感激。

大西洋航段,是我们西半球之旅中最严峻的考验之一。

6月到9月间,是大西洋海面的飓风高发期。在这段航程中,我们要随时严阵以待,预防可能突发的风暴。

离开卡萨布兰卡后,在我们的一路忐忑与揣测中,全球通新浪号之后60个小时540海里的航程一路顺利,平均航速9节,直抵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岛。在这里,我们好像环游仙境的艾丽斯突然来到童话里的国度,在横亘着葱郁热情的椰树林的美丽海滩,叩开了大西洋畔友善的大门。

自此以后,沿海岸线南行,我们穿越北回归线进入热带,穿行干燥、多尘的天空遥望撒哈拉沙漠,到达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港。从达喀尔起向东南横渡大西洋,历时11天,穿越赤道进入南半球海域,在长达漫漫7天的酷暑无风后,迎来一场狂风暴雨和雨后送爽的东南季风,半路顺好风南下,到达美洲大陆的福塔莱萨港。带着巴西人民忘情桑巴舞的热情和好酒美食的犒赏,我们再沿南美大陆海岸线北上,第二次穿过赤道重返北半球,误闯法属圭亚那群岛的恶魔岛。或许是恶魔岛的惊人魔力名不虚传,我们接连经历了两站无食品与淡水供给的遭遇,并在加勒比海上的电闪雷鸣中,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的炮舰搜查驱逐,直到以盛产阳光美女和阳光笑容的委内瑞拉的马格丽特岛,普照了快要弹尽粮绝的我们。

沿岸每个所到之处,我们都留下五星红旗,带走不同肤色和语言的问候;留下远方的尘埃和潮湿的脚印,带走满满的行囊也装不下的收获。

在加那利群岛,我们珍藏了一枚沉甸甸的奖章——

岛上有位叫做佩德罗的老人,很喜欢我们漂亮的帆船,喜欢和我们攀谈,话题总是不离航海,并免费为我们提供浴室和船上的淡水。在他岸边的小屋里,我们看到贴满各国船只照片的墙壁,收藏无数船只签名和国旗的册子,还有他和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合影和各种比赛的奖杯。得知老人曾是西班牙皇家海军的舰长,退役后因为对大海固执的热爱而成为职业水手。相册中我们还发现一张照片,是老人将年轻时妻子的裸照悬挂在一艘大帆船前,模仿古帆船前木质裸女雕塑的摆拍。在老人蹒跚的步履和坚定快乐的眉宇间,折射出的是把一切都深深融入大海的生命之爱。

临走前,我们将老人希望用一枚奖章所交换的照片,悄悄放在小屋门口,却不忍也不舍向这

位与海为邻的老人道别。

当船缓缓驶离海岸,当我们用目光送别小屋,佩德罗老人突然跑出小屋冲向岸边,吹响汽笛,并将双手紧握,高高举过头顶,长久伫立。所有岸边的船只如同听到号令,集体鸣笛为我们送行。直到我们渐行渐远,老人仍然像一尊岸边的雕塑,静默成遥远的小黑点……

我们慎重地收藏了那枚奖章。

我想,老人有海为伴,他的内心是幸福而充实的吧。佛洛姆说过,有爱才有幸福。老人把毕生献给了所热爱的大海和航船,把最深最诚恳的祝福,送给继续在海上征程的人们。

在许多国家,我们被滚烫的祝福与热泪打湿——

在北非,一对早早在新浪网得知我们消息的崔姓华侨夫妇,特意远道驱车赶来看望我们。在塞内加尔,我们受到了当地大使馆和华侨的盛大欢迎和隆重款待。

在一些港口,当我们第一次把中国船的名字写进港口登记册,被许许多多在国外他乡的炎黄手足热情簇拥。

大西洋海岸的阳光作证,在那些遥远的土地上,许多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用哽咽的声音、闪动的泪光、紧紧交缠的双手,铭记下彼此的牵系与祈愿。

还有很多的瞬间,那些不经意的最美掠过我们的视线——

在巴西的福塔莱萨港,曾有一条很小的帆船闯入过我长焦镜头的画面:一对年轻俊美的西方情侣,显然是那艘船的主人,各自大汗淋漓地完成船体的清洁工作后,在前甲板上,年轻男子朝着阳光的方向坐下,年轻女子在他身后,开始细细为他梳理辫子,像罗伯特·巴乔一样的满头金黄的小辫子。

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阳光的味道变得甜蜜柔软起来,温暖地洒进我的每个毛孔。

也许,这样的与世无争,简单快乐,勤劳善良,周游世界,就是我潜意识里渴望的生活吧。那一刻,我是那么羡慕和流连他们的背影。我偷偷地拍下了一张美丽的照片,拍下了我心里一个玫瑰色的幻想。

无论走过风雨还是艳阳,无论走过平缓或是湍急,一程又一程,我们载入越来越丰厚充实的收获,徜徉在漫漫大西洋上,心中充满感激和回忆。

从6月16日冲出地中海,到8月1日抵达委内瑞拉,我们从亚热带走到过热带,从北半球走到南半球,从夜风袭人的微凉走到赤日炎炎的酷暑,从非洲大陆走到了美洲大陆。

在茫茫大西洋上,我们已经走过了将近50个日日夜夜。

IV.再见,大西洋

2006年5月8日——

熟识多年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有发呆的习惯。

不论在人群中,或在独处的某刻,我会突然专注地发呆。

很多年过去,当我走过很多地方,经历过很多事件,变得总是忙忙碌碌。

这份习惯,依然像与生俱来的记号,嵌在我的身体里——

请我宁静,请我思考,并且享受。

很多人不理解,或者不相信,有什么理由,我义无反顾地坚持这样的远航。

曾经长达6个月的东半球之行归航之后,那些同舟共济过的伙伴们重新回到各自的城市生活角色里。

我也是,在营营役役的生命里,又陆续遭遇了一些新的使命、新的方向。

只是我仍然常常固执地去海边,独自伫立,看蓝色的海面曝露在阳光下弹出耀眼的光辉,或在风雨中倔强地掀起滚滚白浪。

感觉心跳在无限接近自然和力量的边缘,变得舒缓、沉着、宁静、向往。

很多时候,我一个人驾着船,往海天一线的方向飘,飘到四周除了海面还是海面的海中央,停下来,关掉手机,看海,看天,看书,抽烟,发呆。有时候,半天或者一天就这样安静地从海面上漂走。

在那些时光里,我用海水的气息清洗灵魂,一些之前曾充斥过内心的,或嘈杂或顿挫或锋利的大小碎片,在面对着苍茫开阔的海面,从呼吸间,慢慢舒展和消融开去。

在那些时光里,我和大海无声对话,感受到回归的愿望与恢弘的安详。

或许,发呆只不过是一种思考的外表,宁静也只不过是一种发呆的背景。真正的愿望与诉求,来自身体的深处,在无意间诚实地透露出来。

在横渡大西洋的日子里,曾经一连十几天,海上看不到任何一艘过往的船只,触目所及,除了我们的孤帆,就是天空和海面。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坐在船尾发呆,看我们正在经过的海水在船尾跃起飞翔的水花,看我们经过之后的茫茫海面留下丝毫印记,平坦如初。

那时我常常想起,曾在岁月里走过的许多路,长久的一程也好,短暂的一段也罢。其实能够记载它们的痕迹,并不在脚下,也不在船舷,并不在泥土,也不在水面,只在我们自己的心里。

太多时候,我们把自己悉数交给生存,交给影响我们生存的许多人和许多事。

有多少时间,我们能够真正把生命交给自己,交还给原始的内心。

或多或少,总有一些东西,在我们仓促纷繁的生活里,从身体和胸腔慢慢地麻木与流失。于是,会有因为贪婪而沉重的算计,因为狡诈而虚弱的镇静,因为争夺而貌似勇敢。

我始终觉得,真正能够使我们安宁、镇静并且勇敢的,不应该是这些。

在城市生活里,很多朋友都觉得我仿佛是一台永远高速飞转的机器,能量旺盛,甚至变数无穷。

2003年,当我闯入毫不熟悉的IT领域创业,给自己的公司写下一句励志铭:“在路上”。

一方面,它饱含希望,希望人们保持行走,永远面向前方。另一方面,这仿佛是我自己多年生命状态的写照:一直在路上,不由自主地、无法停止地始终奔走着,虽然有时候会困惑。但是有些时候,当人们过于专注奔跑的速度或者奔跑中的某个目标,气息会渐渐变得急促,愿望会渐渐变